

历史趣文

经典台词

古人到底姓什么

且说西周、春秋贵族的姓和氏



姓和氏，今天看来是一回事，孔子那时可不是这样。

周人的姓，是区别族群的。商人有没有“姓”的概念，现在不好说。但周人有，而且特别重视。因为周人严禁族内通婚，不同的族群要靠姓来区分，同姓不能结婚。周人都是姬姓。他们刚刚在关中崛起，还没有灭商的时候，主要和近邻的姜姓族通婚。

到周武王灭商，占领中原，把自己的同宗亲属和后代分封到各地，建立了鲁、卫、燕、蔡、虢等至少几十个诸侯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姬姓。一贯友好的姜姓族也被分封到中原，建立了齐、申、许等国，协助周人统治中原。

中原原有的那些民族，有些可能已经有姓的观念；没有的，也被周人强行安了一个“姓”，用来区分能否通婚。比如商人，都是“子”姓（孔子是商人后代，所以也是“子”姓）；秦、梁、莒国是“嬴”姓，薛国是“任”姓，邾国是“曹”姓。这些族群（小国），也逐渐都

有了同姓不婚的禁忌。氏，用来区分贵族的家族、家支。氏的来历很多。

可以用官职作氏，比如“司马”，本来是管军事的官职，世代当这个官职的家族，就可以叫司马氏。

可以用地名作氏，一般是贵族自己的封邑地名，比如晋国的原、韩、魏氏贵族。更古老的韩和魏是小国，在孔子出生前一百多年，韩、魏都被晋献公吞并，变成了地名，晋献公又把它们分封给忠于自己的大夫，这两家大夫就拿韩、魏作自己的氏了，他们和老的韩、魏国君家族没有关系。

可以用自己先祖的字作氏，因为对尊敬的人不能称名，但可以称呼字，那些不是太子，不能继承君位的公子们，他们的字，往往就成了自己后代的氏。

氏的来历多，这就难免有重复。

比如春秋时以“孔”为氏的家族，就不止一家。因为《诗经》里有“孔嘉”这个词，“孔”意思是“很”，“嘉”是“好”，所以那时人常有名嘉，字子孔，名和字要有点联系。孔子这个孔氏，出自宋国公子。此外，卫国还有一个孔氏，其中的孔文子和老年孔子关系还不错。但卫国的孔氏是姞姓，跟孔子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种是可以通婚的。

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个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氏，有的氏来自官职，有的来自封邑，很复杂。这在当时是专门的知识，贵族们都要学习。

说完姓和氏的来历，再说称呼问题。那时贵族中男人和女人的称呼方式

也不一样。

称呼贵族男子的习惯，是“氏+名”，比如孔丘。对男人，姓不是用来称呼的，只是区别择偶用，不然孔子就该叫“子丘”了。

有些男人似乎没有氏，比如各国的国君家庭，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某，孙子叫公孙某。到公孙的儿子辈，才能有自己家族的氏，一般就是爷爷的字。但严格来说，国君和儿孙还是有氏的，就是他们所在的国名。这还是用封地命氏的原则。

贵族女子的正式称呼，是“氏+姓”。她们本来可能有小名，但不能在正式场合用。女子强调姓，正是为了区别婚姻，要跟丈夫的姓不同。但这个氏，可以是自己娘家的氏，也可以是丈夫家的氏，依当时人的习惯而定。春秋时“齐姜”就特别多，这都是齐国的公主嫁到国外去的，其他比如王姬、鲁姬也很多。后人为了区别，就再加上她们丈夫的谥号。比如“鲁共姬”，就是鲁国姬姓的公主，嫁给了宋共公。秦穆公的夫人穆姬，也是用了丈夫的谥号。

上面这些很复杂的讲究，都是贵族们才有的。那时的平民就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名。当然，氏也可以勉强有，比照贵族们的官职或封邑原则，平民也可以把他的职业或者村落名、主人氏等放在名前面，用来区别重名。比如《庄子》里那位很会切牛肉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职业，也勉强可以算他的氏。

（摘自《孔子大历史》，李硕/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别为失败做打算，这比庸常的打算还要愚蠢。

——《瑞克和莫蒂》

艺术家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向绝望屈服，而是要找到一剂排遣精神空虚的解药。

——《午夜巴黎》

要想成为公主，你得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公主，你得像你想象中的公主那般为人处世。

——《公主日记》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廊桥遗梦》

内心软弱者会欺负更弱的人。

——《告白》

微书摘

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似乎要做孤独。这不是孤独，是孤僻。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时就出穗孕粒，结的只是蝇子头般大的实。

——贾平凹《孤独地走向未来》

叔叔一直对水生说：“水生，吃饭不要吃全饱，留个三成饥，穿衣不要穿全暖，留个三分寒。这点饥饿就是你的家底，以后你饿了就不会觉得太饿，冷了就不会觉得太冷。”

——路内《慈悲》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

你必须活在当下，让自己奋力冲上每个浪头，在每一刻中寻找你的永恒。傻瓜们站在他们的机会之岛上，想要寻找另一片陆地。而你除了这一生，再也没有别的人生。

——【美】梭罗《瓦尔登湖》

我从地狱来，要到天堂去，正路过人间。

——【法】司汤达《红与黑》

新书录

年轻人爱看漫画“云吸猫”



白茶 绘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漫画家白茶的新作《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4》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茶创作漫画中的主人

公“吾皇”是一只高傲的猫，口头禅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句话迅速成为当年网络风靡的流行语，不少喜爱小动物，又没有条件养宠物的年轻人通过看漫画中的猫“吾皇”来“云吸猫”。吸猫是指铲屎官对猫的喜爱，除了亲亲抱抱，还喜欢用嗅的方式。现在又流行“云吸猫”，专指那些通过网络视频，来满足吸猫欲望的人。

“云吸猫”成为互联网是非常受欢迎的减压方式，在白茶看来与当年轻人的生活不无关系。“越是不喜欢社交的年轻人，越爱养猫。”白茶有很多画漫画的朋友，他们都养猫，性格都很内向，“我想可能有很多人内心很丰富，但却不善于社交，他们需要有一个情绪的突破口，但又不

需要对方的反馈，猫就成了许多人的情感寄托。”他还发现，其实喜欢猫、养猫的人并没有比之前多多少，但“云吸猫”的人多了不少。因为相关的艺术作品多了，媒体的报道多了，网络上猫的信息多了，塑造了很多可爱的猫的形象，“吾皇”就是其中之一。

创作之初，《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下称：“喜干”)系列漫画先是受到了白领青年的广泛关注与热捧，随后在过去3年间，这只拥有“王之蔑视”的猫咪和它的朋友们受到数千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一部国产的，真正意义上“老少咸宜”的现象级漫画文学作品。据“吾皇”团队统计，截至目前，“吾皇”漫画的全网阅读量已超过了六十亿次。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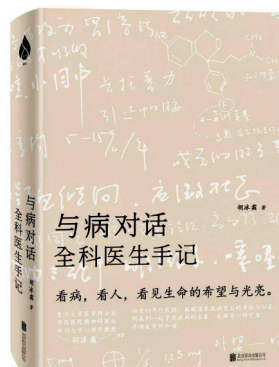
《风眼》
作者:孙颢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家孙颢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出版历程，他有着对出版业风云变幻的体验与洞悉。《风眼》这部小说秉承其一贯以来对知识分子处世的关注和反思，集中讲述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一套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的故事。《风眼》不仅拓展了出版界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将人们习焉不察的出版体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奴役予以鞭辟入里地揭示。



《奎虚阁》
作者:王延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小说以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书楼“奎虚阁”(墨都市图书馆旧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欧阳童从一个少年舞蹈演员成长为古籍鉴藏专家的生命轨迹，描述了奎虚阁楼主后代两辈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的生活情境，并围绕奎虚阁“藏书”在不同时代的命运遭遇，展现“书”在国人中的地位、价值、意义等文化情结，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情怀。



《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
作者:胡冰霜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是一部普及全科医学常识的泛科普医学散文。作者从一位全科医生、心理学者的角度解读疾病与患者身心之关系，以真实的病例和鲜活的故事串联全书，意不在讨论医学理论或灌输专业知识，也无太多药物或治疗建议，而是从人格层面去解释病理与心理的关系，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与启发性。